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首席研究員焦天龍。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助理研究員陳麗安。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副研究員楊煦。

搭建橋樑

一方紫禁城，古今多少事。隨着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七月正式開幕，九百多件來自北京故宮的館藏即將揭開它們神秘的面紗。有展品，就需要有策展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有五個常設展廳，四個主題展廳，其中還有兩個是與香港相關的展廳。一眾來自五湖四海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策展人，用他們的才智，做研究、講故事，力求在皇家珍藏與民間日常之間建立對話渠道，剖析這些文物的「前世今生」。

大公報記者 劉毅、徐小惠

專訪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策展人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外觀。

「博物館是視覺衝擊 要以文物講故事」

「我們是一個新的博物館，所以我們沒有包袱，輕裝上陣。」二〇二一年三月成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首席研究員的焦天龍面帶笑意說道。

擁有內地背景，且在香港及美國擁有逾二十年策展經驗的焦天龍，如今負責發展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藏品、展覽及出版方面的策略規劃，他希望能夠以此促進中國文明和世界的對話。去年焦天龍正式履職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之時，很多項目都已經確定，他要做的是對這些任務進行具體的調整。「比如說如何寫標籤，如何以盡可能合理、全球觀眾最能接受的方式寫標籤？」焦天龍希望觀眾能夠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有一個很好的藝術體驗，在這個前提之下，再對單件文物能夠有更深的了解。

據焦天龍介紹，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此番將採用輪展的方式，將九百多件展品全部呈現給公眾。「這些展廳最長的展期有兩年，大部分展品也會展出一到兩年；如馬文化展則會展出六個月；但有的展品，如一些國寶只展三個月；而書畫的展期則不能超過一個月。」同時他坦言，在策展的過程中面臨的最大挑戰是疫情，比如場館中設計的一些打卡拍照的體驗，可能會因為觀眾不得不戴口罩而受到些許影響。

作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首席研究員，焦天龍表示，當前香港故宮的研究團隊有近三十人，雖然都是中國歷史和中國藝術史專業，但背景來自世界各地，帶來各自不同視角。在研究方面，焦天龍希望能夠以展覽帶動研究；同時他還希望研究能夠具備香港視角、香港基礎，比如展現香港收藏的展品在保護、推廣中國文化過程中做出的貢獻。另外，「我們有兩個展廳和香港有關，還請了三十七位藝術家和宮廷傳統文化之間進行對話。」焦天龍續稱，未來會盡可能多展國寶和重要的展品，「博物館是視覺衝擊，我們要以文物講故事，再在展覽設計上吸引大家、吸引觀眾。」

最後，焦天龍還透露，當前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已經有了自己的收藏，會在未來正式發布。他表示，館藏的門檻很高，「以中國古代藝術為主，質量不亞於世界任何其他博物館的收藏。」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助理研究員程明璋。

香港與故宮的聯結

程明璋 (Danny) 今次負責「同賞共樂——穿越香港收藏史」展廳的策展，他希望能夠在呈現文物的故事性的同時，將香港本地的味道展現出來，展示文物背後體現的雙重故事。這場展覽將展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至今的香港收藏歷史，當中既包括觀眾喜歡的珍品，也包括能反映香港社會階段風氣的文物。

對於策展人來說，香港這座現代化中西結合的城市，與歷史厚重的故宮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Danny認為，既有物質的關聯，也有人物的關聯。

「香港因為是文物交易很發達的地方，所以很多以前在清宮的文物都在香港停留過。一九五〇年代國家文物局創立了一個小組，在香港收購一些清宮舊藏的文物，從這個時候已經可以看到兩地有了物質上的流通和關聯。」除此之外，Danny提到，二十世紀以來，很多和故宮關係密切的人物來到香港定居，比如胡惠春，是當年上海博物館的創辦人之一，也擔任過故宮瓷器籌備委員會的成員，所以可以看到在人的流動上也和故宮有很多淵源。此外，「故宮博物院在香港近二十年來至少辦過十五個展覽，展覽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交流方式。因此可以說香港和故宮的淵源是非常有歷史的，方式也是非常多元的。」

多元團隊 剖析文物「前世今生」的故事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副研究員、策展人之一的楊煦，從小就在北京「皇城根」下長大，對於故宮自有一份情意結，後又於香港中文大學研讀建築史專業博士學位，專研中國傳統建築與園林藝術。他應聘成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策展人，已快兩年，見證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由塵土飛揚的地盤工地，逐步興建成型，直至破海而出，「從讀書到留港工作，已歷十年之久，香港就是我的第二故鄉。二〇一七年畢業那年，我在港鐵東鐵線上看到香港要建故宮文化博物館的消息，而我又是在研究明清皇家建築，心情的無比激動。」楊煦談及加入團隊初衷時表示。

曾任職於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後來到香港工作，主要研究康雍乾時期宮廷與民間的藝術交流，「當時我是因為工作來到了香港，在得知招聘消息後，就產生了很大的興趣，投入簡歷後，就參加筆試、面試，加入團隊已有兩年零七個月，感受最強烈的是，要直面各種高強度的工作，一天二十四個小時都不夠用。」

楊煦憶述甫加入團隊、開始策展時的情形：「當時知道要展出這些清代帝后肖像，即有『食材』，但要想如何去『做』。故宮博物院共存放十幾位清代皇帝、二十多位皇后肖像，就算我們都借過來，也可以。但如此一來，就難免乏味了。所以我們就在想，可否試試少些文物，只有兩三件，大到祭祀場景的建築特色，小到隨從佩戴的器物，和衣帽，分別從不同角度解讀同一件文物。」

雖然展品由故宮博物院借出，但楊煦與陳麗安在策展之時也同樣兼顧到香港視角，「香港不少高校都有清代宮廷文化研究課程，就連我們平日用到的的一本書參考書《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雖是被收藏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卻是由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纂，足見香港本地大學對於清代文化研究之深。再加上香港盛行的粵劇、中醫藥，其觀念都是東方文化，所以香港與內地一樣，他們的文都共同建基於中國文化底色之上，所以很容易產生對話，區別在於我們如何通過展覽拉近皇家文化和民間生活之間的距離。」楊煦表示。

用新鮮手法講故事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共設九個展廳，楊煦主修建築、陳麗安主修宮廷文化，這兩方面都是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開幕展之一「龍顏鳳姿——清代帝后肖像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故而二人合作策展可謂相得益彰。且不論是展品圖錄，抑或是多媒體影片

陳麗安也補充道：「我們會探尋肖像蘊含的意義，及其反映的宮廷祭祀傳統、傳統修復工藝等等，也會講畫帝后肖像的禮儀，畫家動筆，需要先由欽天監選定黃道吉日後，才能繪製帝后御容。」

雖然只是帝后肖像，但我們不僅僅是展出他們的面容，更重要的是展示其代表的「國之大器，在祀與戎」的禮制載體。」楊煦續稱：「這些肖像原本是祭祀所用，它們被供奉在景山壽皇殿。我們想真實呈現當時的祭祀場景，為了完成這一目標，我們進行了大量研究學習工作，甚至前往天津大學尋找實地勘測的3D壽皇殿圖形。」

提及故宮博物院的宮牆和琉璃瓦，不少人都從不同視角進行拍攝，譬如俯瞰和鳥瞰。楊煦和陳麗安也想到用一個壽皇殿的外景多媒體影像表現當時的祭祀場面，但如何在視角上推陳出新，卻是個難題。後來，陳麗安就建議道：「落雪的北京很美，不如我們做一個壽皇殿雪景吧。」

思及此，二人遂開始構想，卻並非天馬行空隨意挑選一個下雪時節，而是嚴格遵循歷史，「我們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於二〇二一年期間，加開講座，對博物館的認識。



「縱橫連貫——香港故宮」展位。



香港故宮文化地下圖。

我們進行了大量研究學習工作，甚至前往天津大學尋找實地勘測的3D壽皇殿圖形。」

陳麗安則以設計今次展覽視角，來解讀她心中的香港角度：「之所以我們今次會選擇這樣的策展方式，也是考慮到香港觀眾可接受寬廣的觀賞尺度。」

訪問尾聲，楊煦還透露，開幕展後會有一個建築園林的展覽，會進一步建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與香港城市之間的關聯，「我們發現其中有一棟建築的照片，最早是由一位香港攝影師拍攝，發現後難掩興奮，沒想到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居然有一個香港人去了北京，拍下了在攝影術傳入中國後的第一張照片。」

圖片：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提供